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四終

不如
此
不得
永
逸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
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
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讐重留
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
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
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
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

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夫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背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言深
味智

不可思

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不知慰解時已
皆許多
自子矣

此著利
害較然
棄此不
過五千
士耳何
遂以危
而不從

以夏侯淵子楸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
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至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
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
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
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
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

妙在無聞

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叅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謾叅軍事。每與
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
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
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
諫謾。謾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
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叅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
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爲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
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
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相擊斬之

無名之
工逆能
困亮天
十人不
可量加
此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
退還寵以爲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
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
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
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祈山張郃欲分
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
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门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

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體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

假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爲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

不仲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魏家三代知兵
怪哉明
帝又勝
其父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
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
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威○必○敗○之○勢○也○
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
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
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通○行○到○白○圍○
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何法
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者或以爲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
北，其窠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是以

四千里
伐人而
反飽于
城中其
時饑運
可想

武備志卷二十八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粲

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
 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
 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
 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
 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
 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
 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矣不
 須送任旣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
 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
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
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
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
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
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口今屯
田多獲
小有甚
於此者

亦人
地肥耳

夏侯與
曹本一
族竟爲
姻婭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目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欽守之。聚羌胡質在。侵逼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

不必人
聽而自
潰

還路淮從之進軍兆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
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
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
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
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
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
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爲橋度水擊吳軍
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
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
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
千口

魏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
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
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淩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
詔和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裸身緣塘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籍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祖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愧悅

吳諸葛恪人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
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
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
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
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
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
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吳人聽之特乃
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爲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
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其言閑
難以
人吳
人何太
一也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
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
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
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
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
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
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
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
帥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暇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暇曰淮楚
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
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
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
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
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畏儉等追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
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復勅基停駐基曰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潯水閏月次潯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北說亦
是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朱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趙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鵞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鵞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旣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晏
國常如
此矣

秋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
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
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
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
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
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
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趣
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
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
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
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
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
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憚等將衆因山乘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旣不

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
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
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
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
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
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
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援○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
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敎○諸○葛○誕○
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殺欽欽子鶯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
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
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
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昭能爲
此言帝
之可也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遣諸軍因襲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應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
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
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
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
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
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
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會本建
直指空
虛之策
顧中變
而為艾
所用耶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
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
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
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
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
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
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
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
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
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琊王瞻
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
策馬冒陳而死

高出人
一等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梯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勅會助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胡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

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責速之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
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
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
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
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
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
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
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
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
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
遁抗欲追而慮闕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
將追者肇衆洵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
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俱晉武
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一

所謂將
化外專
之可也
行于末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奏
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
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
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
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世更是
要着

祐如此
着數便
可不勞
而服矣
惜遇抗
劉手耳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
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
境使命常通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祐與之

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祐、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注大鐵
錐少此
計木此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
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
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及作大炬長十
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
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
道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
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大臣哉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悔已免
咎四字
看破千
古儒人
心事

梯敗死、楊州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憚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使
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
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通涼州
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
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
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宋
已不傳
近世始
有得之
者實可
開千斤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
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棟
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
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
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
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
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隆到武威虜大人猝一憐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戍沒骨能，
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俱武帝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
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
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
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
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
利，頴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
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父曰：「劉沈忠義果毅，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顯，顯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

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以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未
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
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
突門旣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
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
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
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春
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
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勒知大
勢便有
帝王氣

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春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帝懷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宜其
譯至此
開鶴起
舞何為
耶

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
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
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
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
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
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
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
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
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彼甚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卽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以身免，俱愍帝。

至此
不
爲

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本意只
是以逸
作勞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
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
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又饑以
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所以

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
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約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
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更妙

如拊之
與拊皆
對手也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拔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不唯機
宜如是
亦料驍
必守洛
陽故先
爲此言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噶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如此方
謂之能
微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
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擊燕燕王
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
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
蠡螭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
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下○闊○南○道○險○陝○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
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
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
四○支○無○能○爲○也○孰○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
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
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
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孰○
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
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孰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
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復
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
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
也孰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
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
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
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關○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卽○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分合處
俱有至
理俱有
似是而
非之語
是在智
者耳

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
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
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甌齋三日糧以示無
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
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
漢兵走敗

趙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
守張俊曰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
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涓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魏王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

得
尾勢亦

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

長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長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勲，亦敗還。漢中，溫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有仁人
之心方
可爲大
將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

魏延
斜谷
計

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穆帝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

即與書
諫金
同意
安得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不反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却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此非
所及唯
于溫宜
然所謂
知彼也

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
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
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
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
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
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
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
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

雖非駁
將之正
亦可謂
顯則豪
傑矣

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若有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喪